



册府



43
849
221



43
849
221



周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 參閱

西極文翔鳳 訂正

豫章黃國琦 較釋

內臣部

誣構

皇居上體乎環極邇臣內法乎四星由古以還典掌
有序兩漢而下寵任彌渥或參居重職或分幹諸局
惟忠信所以絜矩惟謹厚可以守官在視聽而必公
實聰明之攸賴而有履用弗率愛惡相攻萌邪僻之

端恣驕吝之氣罔懲私忿寢成厚誣素業用隳鄙志
是逞消鑠媒孽枝葉生於謀議朋比締構機穽浚於
城府觸類而長何可勝言虞典曰朕聖讒說殄行其
來遠矣

惠牆伊戾宋寺人也

惠牆氏 伊戾名

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 宋

夫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之妾取以入

其姬宋 伯姬也

名之

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 姬子也

其姬與之食公見棄

也而視之尤

尤甚也

姬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 公

惡而婉

佐 貌

惡而 心順

太子瘞美而狠

貌美而 心狠戾

合左師畏而惡之

合左 師向

貳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

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

乎

夫為太 子也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

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其外莫其其

內

伊戾為太子內師 不行恐內侍廢闕

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敢用牲加

書徵之

許作盟處為太 子反徵驗也

而騁告公

騁馳 也

曰太子將為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

言 欲

速得 公位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

有盟 徵也

問諸夫人與左師

夫 人

佐母 棄也

則皆曰固聞之公內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

以其 婉也

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駘而與之語

駘謹也 欲 使佐失期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

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寺人桺有寵於宋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

之欲以求桺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而告公曰合

比將納亡人之族十人華臣也襄既盟于北郭矣公

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

右師亥合比弟欲乃與寺人桺比從為之徵口聞之

久矣聞合比欲公使代之代合比

後漢曹節為小黃門和帝時用事於中梁商為大將

軍遣子冀不疑與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

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遼遠政內謁者令石光尚方令

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嘗侍曹騰孟

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

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

之耳遼等知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

帝聞震怒勅宦者李敏急呼騰賁釋之遼等悉伏誅

李閏為中黃門安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

王聖以鄧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嘗與閏候伺左

右及安帝親政官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告鄧

后兄特進隲弟虎賁郎將惲侍中弘聞先從尚書郗

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德帝聞追怒令有司奏

惺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琠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隲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爲羅侯隲與子鳳竝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伊豹廣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惟廣德兄弟以母閭后戚屬得畱京師

樊豐爲中嘗侍順帝陽嘉中李固對策言不當封爵阿母王聖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帝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嘗侍悉叩頭謝罪而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

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人竝爲中嘗侍順帝時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嘗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侯覽爲中嘗侍靈帝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

類宮省又豫作壽塚

生而自為塚曰壽塚

石椁雙闕高廡百尺

廡廊下周屋也

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

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

家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

干亂朝國復不得御

御進也

覽遂誣儉為鈞黨及故長

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又苑康為太山

太守時張儉既殺覽母案其宗黨賓客或有避匿太

山界者康既嘗疾闕宦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脫

覽大怒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及都尉壺嘉詐

上賊降徵康詣廷尉獄滅死罪一等徙日南又史弼

為河東太守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

託乃豫勅斷絕書屬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

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

弼大怒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遂付安邑獄即日考

殺之覽大怒遂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

吏人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到滑澠之間大言

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

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

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

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贍護於

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劬與同郡人賈郡邸行賂於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兵洪曰昔文王姜里南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

王甫靈帝時爲中嘗侍勅桓帝時渤海王惺謀爲不道貶爲瘞陶王後因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後帝遺詔復爲渤海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勅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惺恨不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嘗侍鄭颯中黃門董騰竝任俠道剽輕數與惺交通甫伺察以爲有姦密言告司隸校尉段紀明

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使尙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渤海迫責惺自殺妃妾一十人子女七十人妓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又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其譖毀勅甫枉誅渤海王惺及妃宋氏妃卽后之始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大中大夫程璜共譖言皇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

曹節爲中嘗侍靈帝光和二年陽球爲司隸較尉奏
誅中嘗侍王甫太尉段紀明等其冬司徒劉郃與球
議收案張讓及節等知之共誣白球等嘗與藩國
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取受狼籍步兵較尉劉
納及永樂少府陳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遂
收球送雒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趙忠夏惲並爲中嘗侍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
問中嘗侍呂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
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於是忠惲等
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

言其欲謀廢立

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
強強聞帝名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
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
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

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自殺也

遂收捕宗

親沒入財產焉

張讓爲中嘗侍時張角作亂侍中向栩上便宜頗譏
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
賊自當消滅讓讒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張
角同心欲爲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蜀黃皓宦人也以信任用事時劉永始封魯王建興

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皓皓乃譖構永於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

孟玖諂事成都王穎穎聽玖之言將害陸雲而江統蔡克力諫穎遲廻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驥驥詣明公而擊趙卽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爲孟玖怨隙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影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

前趙郭猗劉聰時爲中宮僕射聰以弟北海王又爲皇太弟又以子晉王粲爲相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太師盧志等勸又謀反又不從東宮舍人荀裕告之帝使寇威卜拙監守東宮禁又朝賀猗有憾於又謂粲曰太弟子主上之世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讎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事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

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宐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真至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能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惔假

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大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欷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謂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誑僞故也皮敦許諾俄而名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勅斬準從妹爲父孺子淫于侍人又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慚恚說

祭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祭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也祭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祭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大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祭曰爲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弟既素好待

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無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祭命卜抽引兵去東宮後遂構成其罪

宋華願兒者內臣也前廢帝愛幸有盛寵時戴法興爲越騎較尉而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榮陽聖帝意不平又賜與願兒金帛無算法興嘗加裁減願

見甚恨之帝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又云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官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興官遣還田里尋賜死於家

後魏宗愛太武時爲秦郡公恭宗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恭宗每銜之給事阮道盛侍郎任平誠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帝頗聞之二人與愛素不睦愛憤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

趙黑文成時爲選部尙書仍加侍中是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黑對晉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覽爲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爲荊州選監公孫處最爲幽州皆曰有能也實有私焉黑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嘗典中書侍郎尙書郎者曹監勳能俱立之不過列郡今訢皆用爲方州臣實爲惑獻文疑之曰公孫處顯公孫處最爲訢所厚於是黑與訢遂爲深隙訢竟列黑爲監藏時多所載沒先是法禁寬緩百司所典與官竝食故多所損折遂黜爲門士黑自以爲訢所陷歎恨

終日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爲侍御散騎常
侍侍中尙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黑微告訴專恣
訴遂出爲徐州及其將獲罪也黑搆成以誅之然後
食其寢安志在於職

唐程元振爲內侍代宗卽位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
將以郭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
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旣謝恩上表進肅宗
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
累蒙國恩猥廁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
靈武冊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

宗社託臣以家國俾陛下掃兩京之妖稜陛下雄圖
丕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
敷邦教內調鼎鼐是以嘗許國家之在實荷日月之
明臣本愚賤言多詆直慮此拾謗上瀆冕旒陛下居
高聽卑察臣不二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
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臣自受恩塞下制
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劒折濺血染衣野
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艱阻出沒死生所仗惟天以
至今日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
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錄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

代之實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兩京
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勅書凡二十卷昧死上進庶
煩聰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
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帝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
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尙據維陽元帥雍王率師進
討帝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茂
來瑛子儀旣爲所問其事遂寢乃留京師自西蕃入
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諫官屢論之元振懼
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
避蕃寇帝然之子儀累表請車駕還京乃止

呂太一大曆初爲嶺南矯詔募兵爲亂乃以台州刺
史韋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郴三州都團
練防禦使竟遭太一黷貨反間貶信州司馬

薛盈珣德宗貞元十五年爲鄭滑監軍使姚南仲爲
節度使盈珣怙勢干奪軍政南仲不從數爲盈珣讒
構於帝帝頗疑之十六年盈珣遣小使程務盈馳驛
表奏南仲誣譖頗甚南仲裨將曹文洽時奏事赴京
師竊知盈珣表中語文洽私懷忿怒遂晨夜兼道追
務盈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宿中夜殺務盈沉務盈
表於廁中乃自殺日旰驛吏關門見血傷滿地旁得

支洽二緘一緘狀未告於南仲一緘表理南仲寃且
陳謝殺務盈帝聞其事頗駭動

高重昌憲宗元和九年爲江西監軍使誣奏李位決
四十剝邑配役于建陵仍籍沒其家

許遂振爲嶺南監軍使時楊於陵爲節度使遂振悍
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已遂振無能奈何以
飛語上聞憲宗初驚惑賴裴垪輩爲於陵申理帝感
悟乃除吏部侍郎遂振終得罪

王守澄爲神策中軍尉文宗太和五年二月戊戌守
澄奏得本軍衙前虞候豆盧著狀告宰相宋申錫與

十宅漳王謀反末後帝令中人急召宰相入赴延英
中人赴宰相牛僧孺私第至安邑里北街馬奔乏死
於道卽於僧孺里第易所乘馬趨以復命是日宰相
路隨李宗閔牛僧孺宋申錫旬休在私第悉聞命赴
召至中書東門中人曰所召無宋申錫始知被罪望
延英以笏叩額而退隨等至帝以守澄所奏狀示隨
等隨等相顧皆愕然初守澄於浴堂以鄭注所構告
於帝登時卽於市里追捕又將以二百騎就靖恭里
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見爭於帝曰今謀
反者宋申錫耳盍不召南司他相會議今卒然爲此

京師企足自亂矣守澄不能難乃止三月己亥右軍
差人於宋申錫宅輔孔目官張全貞家人買子信緣
等又於十六宅及市肆追捕胥吏以成其獄庚子詔
以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辛丑上巳休假宰相竝人
中書帝在延英中人復出宣事勅旨令名師保僕射
尚書丞郎嘗侍給事諫議舍人御史中丞京兆尹大
理卿同於中書及集賢院雜驗北軍豆盧著所告宋
申錫反狀翌日壬寅國忌宰相復入中書便赴延英
名對應昨日議事官帝竝召入親自詢訪太子太保
趙宗儒以年老宣令不拜已而兩省諫官自嘗侍已

下至午時復於延英請對帝即時召入於是左嘗侍
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之
劄元袞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
符丁居晦袁都等一十四人皆伏玉階下請北軍所
告不於中鞠帝曰吾已謀於公卿大僚訖卿等且出
玄亮固言援引古今辭理懇切玄亮涕泣久之帝意
稍解乃曰今卽與宰相商議玄亮等退卽於是日復
召宰相入議翌日癸卯詔漳王降封巢縣開國公又
詔宋申錫可守開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馳驛發
遣內官飛龍使開府儀同三司馬存亮袁請致仕勅

守澄奏據當軍同正將兼衙前虞候豆盧著狀告前
供內品官市典朱訓與前十六宅官市典晏敬則及
宰相宋申錫親事王師文等同謀反逆拜取受宋申
錫銀絹稱與漳王計會直上之事兼受漳王信物等
臣准告狀追晏敬則等推問咸伏取受及得支証人
貨賣銀絹櫃坊主人賣物牙郎及見晏敬則從十六
宅西門至漳王院取信累路往過所勾當門司所繇
十六宅判官張忠榮等不告報官司各得款狀百姓
宋訓得款稱取受絹五百二十疋銀五挺又責得朱
訓狀稱先與宰相宋申錫親事王師文知聞多時因

語語次其人稱伏狀宋申錫多年本使云聖人多疾
又緣太子小未堪成立其次合是漳王要結託佗日
之事問訓有何人通徹得訓卽云比與晏敬則兄弟
相識多時委知其人是十六宅官市使典曾伏事漳
王來王師文見訓說遂潛報宋申錫知至閏十二月
初訓與晏敬則王師文同於宣平坊商量此事前後
約二十餘度去年閏十二月內一度見宋申錫云一
切委王師文君但與王師文計議訓前後三度於師
文邊領得銀三挺又於晏敬則得銀一挺又前後兩
件共領得絹二百八十疋轉分付晏敬則又正月內

誣搆
訓謀王師文作人何公義同於十六宅門外待晏敬
則至午時敬則從十、六宅出來便身上解下白吳綾
汗衫一拜白熟線綾一疋充信宋申錫通徹漳王結
託佗日之事拜取受宋申錫銀絹之愆請准法科斷
又品官晏敬則兩度取受宰相宋申錫絹及銀共二
百八十五兩絹二百八十疋銀五挺賣得一百五十
七貫文去十二月內見朱訓說宋申錫有一事擬結
託取漳王至望在佗日便說宋申錫欲與漳王進奉
銀結向後事王師文道宋申錫云國無皇太子恐後
漳王相心所以教敬則向漳王邊取得白吳綾汗衫

子白熟線綾一疋充信物並付敬則上繫着王師文
朱訓解下分付王師文因茲便說宋申錫意道國無
太子欲擬商量阿郎爲太子恐阿郎不知佗日相忌
其漳王便言虛實敬則云實其憑虛構詭誦如此甲
辰勅宋申錫已從別勅處分朱訓晏敬則空各決痛
杖一頓處死作人何公義配流康州奴楊忠義配流
春州並錮身所在差人防押遞過至彼到某月日聞
奏王師文委御史臺下縣及諸道切捕捉獲日聞奏
餘各委本司疎理處分其餘被誣註決杖配流追捕
凡數十百人天下莫不冤之初申錫爲翰林學士帝

初卽位嘗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致宮禁之禍及守澄領禁兵恃其宿舊跋扈尤甚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姦利入軍禁賣官販權中外咸扼腕帝雅聞之不能堪申錫時居內庭帝察其忠厚可任之事嘗因名對從容言及守澄外縱鄭注無可奈何者以密旨諭申錫令與外廷朝臣謀爲去之計且約卽日當命爲相申錫頓首謝未幾自翰林出拜尙書右丞逾月加平章事內知申錫素謹直寵遇超羣數月之後剖斷循嘗望實不相副旣以鄭注附押守澄貨賂大行乃除王璠爲京兆尹喻之中旨璠不能行兩

注與守澄潛爲備章王者帝之愛弟也賢而有人望有豆盧著者職屬禁軍與注親表注又告以其謀遂令著結成申錫與章王反狀白於守澄翌日奏上其謀交織環密帝不省其詐遂罷申錫爲右庶子時京城恟恟衆庶譁言以爲宰相真連十宅反百寮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閣懇論帝赫怒叱諫官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廷辨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愕然唯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卽獄未具且請出豆盧著與申錫同付外廷勘

當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
投於嶺表帝終寤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
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
服以俟命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
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
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
相與泣數行下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侈
靡居要位者尤取納不顧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且與
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潔尤以公廉爲
已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

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丁未詔
曰朕以菲德奉茲丕構雖虔恭修己不敢暇逸而誠
亮格物未能弘敷遂使姦兇懷非覬之端藩戚有陷
君之責外詿宰臣傍連禁吏怵惕自咎中宵靡寧親
臨鞠訊改寘刑典顧爲大義實愧御家猶慮儉狹之
徒忿怨相冒遂至誣引或達非辜載懷醜慙空論深
旨庶緣漳王及宋申錫等被論告事除今月六日已
前准勅旨處分并捕捉王師文一人外餘竝一切不
問宣示中外用體朕懷申錫雖爲寃謫姦人尙未快
其意是日詔下後中外爲寬解

田令孜爲神策軍中尉僖宗光啓元年十月壬子詔隨邠寧節度使朱玫以本軍兼統鳳翔兵共三百萬屯沙苑攻河中王重榮出師拒之先是其年春有詔追封王重榮父縱及加父母妻國邑號時以令孜假子爲使重榮恃勲待之不厚及還乃謀于令孜令孜因奏兩池之利請歸正省重榮知之又有詔移鎮欲以太原軍送王處存至任重榮不自安乃抗表述令孜擅權復修僞詔以書諭太原云近奉密詔俟公送處存至此則令當鎮圖之皆朱溫朱玫與令孜惑朝廷也使者因出僞詔示之時太原與汴師有隙遂累上表請討溫玫朝廷務紓國難每降詔抑之繇是太原頗以私嫌積憤于帝旣因河府之間遂起兵上章以誅田令孜朱玫爲名

西門重遂爲左觀軍容使勅天威都馬軍都將賈德晟以李順節非罪見殺曾宣怨言於人重遂誣以他罪奏帝帝遂誅之時都下馬千餘騎皆驚散西投鳳翔自是朝廷勢削鳳翔軍盛矣

後唐李延安李從襲呂知柔皆供奉中官也莊宗同光三年伐蜀魏王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副十月十九日下鳳州拔固鐔敗賊三泉收劔利興元梓州望

風納欵勢如破竹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署師行籌畫
軍書告諭皆出招討府繼岌承命而已時莊宗令延
安從襲知柔爲都統府綱紀見崇韜行府職事殷繁
將吏請謁輻湊降人爭爲賂遺其都統府惟大將省
謁牙門索然繇是大爲詬恥及軍至僞蜀六軍使王
宗弼歸欵行賂先招討府洎王行以成都降崇韜居
王宗弼之府先是宗弼徙王衍於西宮衍之玳玩妓
妾宗弼擇其善者邀留以奉崇韜求爲蜀帥崇韜子
廷誨令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奏崇韜爲蜀帥繼岌覽
狀名崇韜謂曰至上倚侍中如衡華尊於廟堂之上

以制四夷必不置元老於蠻夷之地況予不敢議此
請諸公詣闕自陳李從襲等謂繼岌曰郭公收蜀部
人情意在難測王宐白備繇是陰相猜察帝令中官
向延嗣齎詔喻蜀促令班師詔使至崇韜不郊迎於
禮稍倨延嗣情憤告從襲曰乃公何者魏王貴太子
也至上萬福郭公專弄威柄旁若無人昨令蜀賊請
已爲帥令郭延誨擁從出入貴擬王者所與遊狎無
非軍中驍果蜀士兒豪晝夜妓樂相歡指天畫地近
聞延誨白父請表以爲蜀帥又曰兩川數百萬戶玳
玩貨泉靡所不有地形阻固自是一秦大人何不善

自爲謀此語流聞遠近父子如此可見其心今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黨魏王懸軍孤弱一朝班師事恐紛擾吾屬莫知暴骨之所矣因相向垂涕向延嗣廻具以事奏劉皇后泣告於帝請保全繼岌帝復閱蜀簿且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聞到西川見招討府吏言蜀川珍貨皆積崇韜之門言崇韜自入蜀所得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名馬千匹王衍愛妓六十樂工百犀玉奇帶百郭廷誨有金銀十萬兩犀玉帶五十藝色絕妓七十樂工七十佗財物稱是臣見魏王所居除公

府外蜀人賂遺不過匹馬束帶唾壺塵柄而已蜀府空竭無足爲怪帝初聞蜀人留崇韜已不平之又聞所得妓樂寶馬怒見顏色即日命申官馬彥珪馳往蜀川視崇韜去就如恭命班師則已若別有遲留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請見劉皇后遽曰臣見向延嗣說蜀中事勢今已不可主上遣臣偵視凡禍機之發聞不容髮何能於三千里外緩急資決皇后再言之帝曰傳言未知事實吾以關外兵柄付之無故行事否則患生詎可便令果決皇后不得請因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是時成都雖定諸州山林羣

盜結聚崇韜令任圜張筠分道招撫孟知祥未至慮發軍之後別生變故稍緩班師之期正月六日馬彥珪至時大軍定取十二日發離成都令任圜權知蜀事以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彥珪出皇后教示繼岌曰大將軍發他無釁端安得爲此負心之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泣白曰聖上既有密勅王若不行使彼沿路訪知則中途有變爲患轉深繼岌曰帝無詔書徒以皇后文字安得殺招討使從襲巧造事端以間繼岌旣無英斷卽僂從之詰旦從襲傳繼岌命名崇韜計事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方昇階魏王爪牙

奮擿以碎其首小人廷信從父請死卽殺之李從襲率兵圍招討府以攻廷誨擒而殺之收其妓樂寶馬崇韜有子五人廷誨廷信從父死於蜀第三子廷說爲尚書郎在雒陽及馬彥珪報殺崇韜令楊彥珩誅於其家第四子廷讓誅於鄴第五子廷議誅於太原家產籍沒明宗卽位詔令歸葬所有郭氏田宅皆賜崇韜妻周氏廷誨有男奴哥廷讓有男行奴皆稚齒姻族保之獲免令周氏鞠養於晉陽之故第崇韜服勤盡節左右王家草昧艱難功無與比西平巴蜀宣暢皇威誣構而誅其禍已酷身死之日夷夏寔寃之

李存乂爲鄜州節度使同光四年伏誅於邸存乂莊宗異母弟也郭崇韜之子壻崇韜旣誅其後朝野駭惋羣居州處議論紛然帝令闔豎網紀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嘗訴郭氏無罪言詞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所居飲酒聚會兇豪攘臂垂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傳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名食物果實之類又蒲博必勝人有奉握之物以法必取乂說鍊丹乾水易人形破肩鑄或云可驗初在鄴都貴要間皆神奇之白於帝甚蒙待遇官至簡較尚書郎賜紫其妻出人宮掖頗承恩寵人士有憑之而仕宦者及在維陽輕薄少年畢與之遊皇弟存乂存渥之行欽嘗明淫於其家至是姦闈欲盡去郭氏之黨故誣告之千郎亦被其禍

冊府元龜 終

冊府元龜

內臣部

卷之六 附錄

二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總序

唐虞之制或十二州或九州州皆有牧虞典所謂咨
十有二牧左氏傳所謂禹鑄九牧之金是也三代之
制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一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

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伯亦牧也商曰伯夏周皆曰牧自唐迄周九州之地以封諸侯諸侯賢者乃爲州牧又使大夫三人監方伯之國故曰三監秦氏罷侯置守凡三十六郡郡置守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內郡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又置尉掌佐守典武職回卒秩比二千石亦有丞秩六百石又置御史監北漢郡縣丞秦置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分治長安城中京兆初爲內史又爲右內史左馮翊初爲左內史扶風初名主爵中尉又爲中尉後更今名各置郡尉而諸侯所封之國置內史

治民中尉掌武職又省監郡御史丞相遣吏分刺州不嘗置景帝中二年更名郡守曰太守郡尉曰都尉武帝元封三年分諸郡爲十三部部置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內秩六百石其察三輔曰司隸較尉成帝綏和元年更刺史曰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又以州牧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又以刺史爲州牧郡守之職掌治民進賢勸功次獄除奸嘗以春行縣所至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刺史之職嘗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皆有從事史假佐

後漢皆因之以河南郡爲河南尹省諸郡都尉其職并歸太守屬國都尉舊主蠻夷降者中興稍有八縣治民如郡安帝又置扶風及京兆虎牙都尉靈帝未復以刺史爲州牧魏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州刺史晉准舊制王畿置司隸較尉州置刺史京師所治置尹郡置太守諸王國置內史又涼州刺史領護羌較尉雍州刺史領西戎較尉荊州刺史領南蠻較尉亦或分置又刺史太守內史多領將軍中郎將之職元帝中興罷司隸以其職爲揚州刺史宋齊同之自魏已降大抵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

節都督諸軍事又輕者爲假節刺史治民事其非要州不帶都督則單爲刺史謂之單車刺史梁陳之制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宗廟而行揚州南徐州東揚州刺史品第三荆江南兖鄆湘雍州刺史品第四豫益廣衡青北兖北徐梁司南梁交越桂霍寧州刺史及丹陽尹會稽吳郡吳興太守品第五其餘萬戶以上郡守內史品第六不滿萬戶太守內史品第七其秩北二千石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太守加秩亦進一品都督進二品後魏以司隸部爲司州州置三刺史用六品宗室一人異姓二人比

古之上中下三大夫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而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長驛置而不臨民又置大都督總緝軍民北齊京師所治司州置牧清都置尹餘州置刺史郡置太守三等上州刺史清都尹三品三等中州刺史三等上郡太守從三品三等下州刺史四品三等州郡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與司州牧同歲秩八百疋上中上下五十疋爲差中上百疋爲差中中中下五十疋爲差下上五百疋爲差下中下下五十疋爲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爲

差中上四十疋爲差中中中下三十疋爲差下上四十疋爲差下中下下三十疋爲差幹力聽勅乃給幹輸絹十八疋放其身力則以州郡白直充後周雍州牧九命三萬戶以上州刺史正八命二萬戶以上州刺史八命一萬戶以上州刺史正七命五千戶以上州刺史七命京兆尹八命一萬五千戶以上郡守正七命五千戶以上郡守正六命一千戶以上郡守正五命一千戶以下郡守五命而刺史奉辭之日備列鹵簿又改都督爲總管隋雍州牧從二品上州刺史正三品中州刺史從三品下州刺史正四品京兆尹

正三品上郡太守從四品中郡太守從五品下郡太守正六品州又置總管以統餘州并益楊荆謂之大總管視從二品中總管視正三品下總管視從三品其爲總管刺史皆加持節刺史太守皆計戶而給祿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以四十石爲差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爲差後開皇二年罷郡以州統縣煬帝卽位又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京兆河南俱謂之尹正三品舊制州有兵處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至是別置都尉副都尉領兵馬郡不復知兵矣

其後郡各加置通守一人位次太守京兆河南則謂之內史而悉罷持節總管之名唐初又以郡爲州雍州雒州並置牧餘州置刺史復以雒荆并幽交五州爲總管府總管與刺史皆號持節七年改總管爲都督督十州者爲上都督不及者爲都督後又都督刺史加號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而已景雲二年分置二十四都督糾察所管州刺史已下官人善惡畿內州不隸都督長壽元年又改并州爲太原府神龍中罷之開元中改爲太原府又始置節度使其后又置諸道採訪使皆以刺史爲之節度使以

司戎事採訪使以聽民政天寶元年改州為郡改刺史為太守至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又以益州為成府岐州為鳳翔府蒲州為河中府荊州為江陵府乾元元年改停採訪使俄置觀察處置使興元中以梁州為興元府光化中以華州為興德府凡唐之制京兆河南太原尹從二品餘尹從三品其屬僚有少尹而下大都督從二品中都督正三品下都督從三品屬官有長史而下大都督多親王為之以長史領州務以領戶滿四萬已上曰上州刺史從三品戶滿二萬已上曰中州刺史正四品戶不及二萬曰下州刺史正

四品其屬僚有別駕下都督而下所掌清肅刑畿考覈官吏宣布德化撫和齊人勸課農桑敦諭五教每歲一巡屬縣觀風俗問百年錄囚徒恤鰥寡閔丁中務知百姓之疾五代之制並與唐同昔漢宣帝云與吾共治者惟良二千石乎夫一圻之地千乘之賦上承於王廟下熙於民務有刑辟之政有軍旅之事所謂生民休戚之所屬王室安危之所漸故得其人則成治非其材則受弊至乃仁慈以流聲清白以飛譽禮讓以化俗公正以御物不憚於威權不溺於榮利此良吏之最也巽懷以取容依阿以附勢殖貨以厚

已苛刻以求名不畏於簡書不卹於憚弱此奸吏之
首也並用考其行事著之於篇其佐吏則附見於幕
府凡牧守部四十二門云

選任

自舜典所載蓋十有二牧以訖于周重方伯連帥之
任秦置郡守漢仍其制或郡或國錯峙於四封曰守
曰相咸釐於兆姓專制千里其為威重可知矣故推
擇之際未嘗輕焉乃有密邇都邑備介戎貊或豪猾
恣橫或寇攘為孽至乃干戈甫定水旱相仍罷羸賴
其惠綏強暴資其式邊繇是選循良之器求真幹之

用分符以往專城而居足以為王廟之藩屏黔民之
師長者矣

周成王時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

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公之邑里官司

康王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

保作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康王即位

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於

三月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

釐東郊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王成周東郊令得所王若曰嗚呼父

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歎告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惟周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必殷頑民遷于

維維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愁其叛亂故徙於維邑密邇王室用化其

教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

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

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養之俗有不善接之義政教有

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惟公懋德

克勤小物粥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言公勉

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嘉績多下先生予

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

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義我小子為

施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

之哉言非周家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

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

為惡立其善弗幸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

嘗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相勸政以仁義為嘗

以康四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

海安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辭以理實為要

故貴尚之若異於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先王君子所不好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我聞曰世

其念哉殷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

九

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言傲化奢麗萬世同流言

俗相化車服奢麗雖言相去萬世若同一流言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成義

服美于人言此殷衆士君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言驕淫

矜誇將繇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言過制於其所能

以自誇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言資富能訓

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繇古訓于何其訓

以富資而能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言有德言王曰

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言和此殷士而已治言惟周公克

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脩立言惟周公克

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言周公遷殷

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烈能成其終言三后協心同底

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言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

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言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

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言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

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

長受其言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多福言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言子孫訓其成

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言式惟又言鳴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

人之為政無口不能言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言無曰人少

惟在盡其心而已言欽若先王成烈以休於前政言敬順文武

事無敢輕之言於前人之政言所以勉卑公言成業以美

於前人之政言所以勉卑公言成業以美

於前人之政言所以勉卑公言成業以美

於前人之政言所以勉卑公言成業以美

於前人之政言所以勉卑公言成業以美

於前人之政言所以勉卑公言成業以美

於前人之政

所以勉卑公

成業以美

申伯以賢入為宣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

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

度特改大其邑使為侯伯故崧高詩云疊疊申伯王

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疊疊勉也謝周之南國也纘繼于往式法也

漢邛都景帝初為中郎將時濟南欄氏宗人三百餘

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帝拜都為濟南守

灌夫為代相武帝初即位以淮陽天下郊勁兵處謂郊

漚交輻輳而兵又勁疆故徙夫為淮陽太守

汲黯為右內史坐小法免官隱於田園會改鑄五銖

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武帝以為淮陽太守黯伏謝

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

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嘗有

狗馬之心思報効今病力力謂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

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帝曰君薄淮陽邪

吾今召君矣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顧謂思念也吾

徒得君重徒但也重威重也卧而治之

龔遂為昌邑郎中令昌邑王廢髡為城旦宣帝即位

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

帝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帝以為渤海太守

韓延壽為雒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

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

尹賞為長安令江湖中多盜賊乃以賞為江夏太守

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

張敞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帝心

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後為膠東相特頴川太守王

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不稱罷歸於是制詔以

敞守京兆尹後坐事亡命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

敞功勅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拜冀州刺史

蕭望之宣帝時為少府帝以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

餘才任宰相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

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

移病謂移書言病一

曰以病而移居

帝聞之使侍中成都侯安上諭意曰所用皆

更治民以考功

更猶言歷也

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

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所聞謂聞其短失

望之即視事

王尊為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元帝行幸雍過虢尊

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後為中太僕

坐事左遷高陵令以病免會山南羣盜數百人為吏

人害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王鳳獨選賢京兆尹

乃可於是鳳薦尊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

盜賊清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一

王章為司隸較尉會京兆尹王尊免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

孫寶為諫議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

史後為丞相司直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成

帝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

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彭容哀帝時為漁陽太守有名於邊容貌食飲絕眾

是時單于來朝當道二千石皆選容貌飲食士故容

徙為雲中太守

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建武九年潁川盜賊羣起徵

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

城不遠河潤九里與京師并蒙福也十一年帝以盧

芳據北土乃調伋為并州牧

董宣建武中為懷令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

境以宣為江夏太守

樊曄為軹長隗囂滅後隳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

守

臧宮為輔威將軍建武十一年與吳漢並滅公孫述

光武以蜀地新定拜宮為廣漢太守

祭彤為襄贛令

贛音肥在今沂州臨沂縣

建武十七年匈奴鮮卑

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殺畧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為能拜遼東太守

袁安為陰平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明帝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考覆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

王堂為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在今齊州東阿

安帝永初中

西羌寇郡為民患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

盧植為博士靈帝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

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

朱雋為太僕光和中賊帥嘗山人張燕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

張綱為侍御史時廣陵賊張嬰殺太守據郡梁冀乃用綱為廣陵太守綱至乃陳示禍福嬰等開門出降綱乃撫納離叛使各得安居部內肅清帝嘉之賜錢十萬

賈琮為京兆尹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令補太守自稱柱天將軍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及徵拜議郎特黃車新破兵凶之

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
精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

周紆為博平令以威名遷齊相

黃昌為宛令政尚嚴猛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

太守

陽球辟司徒劉寵府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

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

王允為侍御史中平初黃巾賊起遷拜豫州刺史

糜竺曾公表為羸郡太守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

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羸郡揀選清廉以為守將

偏將軍糜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羸郡太

守撫慰吏民

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

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

各以本秩居任傳車參駕施赤帷裳

魏何夔後漢建安中為長廣太守徵還參丞相軍事

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

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

蔣濟楚國人太祖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

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李子為臣吳宜有君

今君還州吾無憂矣

杜畿為西平太守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帝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滎洩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

賈逵為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

晉鄭袤魏末為散騎嘗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

曰賢叔大匠垂名稱於陽平魏郡百姓大蒙惠化且

盧子家

盧毓

王子雍

王肅

繼踵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

屈

滕脩仕吳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典督郭馬等為亂孫皓以脩宿有威惠為領表所服以為使持節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

阮种自中書郎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武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

朕何憂乎
馬隆初爲武威太守大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
興復以隆爲西平太守

諸葛恢爲元帝鎮東從事中郎承制調爲會稽太守
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
在於良守以君有蒞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離當
恢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爲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
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
帝深納焉

劉弘爲荊州刺史平張昌時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
選帝從之弘乃叙功益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
乃表曰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
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闕蔽所能
斟酌然萬事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
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也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立朝補零陵太
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
宛長史陶侃參軍蒯嘗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
凶侃嘗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
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

之速福也若不超授無以勸徇功之士慰能羸之志
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嘗
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
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
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佐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
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真張昌以為尚書
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
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疆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
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真為信陵令
皆功行相參循名較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

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
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
婿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
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
安得十女婿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
監皮初之勲宜見酬報詔聽之

陶侃為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既破杜弢遣參軍王貢
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
境便為盜所破伯仁周顛字時為荊州刺史不知郝得刺史貢對
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

為使持節寧遠軍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
江夏武昌鍾于沌口

尹奉為零陵太守時王堅代父遜為寧州刺史南夷
校尉陶侃懼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未表奉為寧州徵
堅還京

桓伊為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
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

吳隱之為左衛將軍有廉節時以廣州包帶山海珍
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雖
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

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
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

宋胡藩初參高祖相國軍事屬盧循餘黨與蘇溪賊
大相聚結故以藩為始興相

褚淡之初為高祖車騎長史高祖受禪後會稽郡缺
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
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為會稽太守

何尚之元嘉中為太子中庶子彭城王義康欲以司
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文帝不許乃以尚之為尹
南齊張冲為廬陵王北中郎司馬未拜豐城公遙曰

爲豫州明帝慮寇難未已徙冲爲征虜長史南梁郡
太守
梁夏侯夔普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顯達請降高祖
勅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顯達夔亦自楚城會之遂留
鎮焉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
陳毆陽顧仕梁爲東衡州刺史侯景平元帝遍問朝
宰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請卿各舉所知羣臣未
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爲
誰帝曰毆陽顧公有經濟之才乃授武州刺史
王勵字公齊仕梁爲侍中高祖爲丞相以勵兼長史

吳中遭亂民多乏絕乃以勵監吳興郡及蕭勃平後
又以勵舊在嶺表早有政績乃授使持節都督廣等
二十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
行改爲衡州刺史持節都督並如故王琳據有上流
衡廣藉二勵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

吳明徹爲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文帝謂
明徹曰吳興郡帝卿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
陸縉爲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
連結因據本郡朝廷以縉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
後魏張烈孝文時爲太子步兵校尉齊東昏將陳顯

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帝詔侍臣各舉所知時有申薦者帝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讚之遂勅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

辛紹先爲神部令獻文帝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國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爲政不苟激察舉其大綱而已

辛祥爲并州平北府司馬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

遂越長史勅行州事

薛曇尚爲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母憂去職孝明正光中詔以陽平隣接梁地綏捍須人仰尚書舉才而遣左僕射蕭寶寅舉曇尚應選馳驛之郡裴慶孫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聚黨作逆慶孫擊之大潰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克徒轉盛慶孫又討之至陽城朝廷以此被山帶河衿要之所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淳于誕孝昌中爲巴州刺史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

梁州刺史

北齊高翼渤海人豪俠有風神爲州里所宗敬魏孝昌末葛榮作亂於燕趙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卽家拜渤海太守至郡未幾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山濟之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加鎮東將軍司馬子如初從神武爲大行臺郎中元顥入維人情離阻以子如曾守鄴城頗有恩信乃令行相州事源文宗爲涇州刺史入遷散騎嘗侍屬秦州刺史宗嵩卒朝廷以州在邊垂以文宗往涇州頗著聲績除秦州刺史乘傳之府特給後部鼓吹

王則爲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則鎮栢崖戍文襄以則有武用徵爲徐州刺史

後周泉企魏孝武時爲東雍州刺史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雒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孝武西遷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不敢進梁魏興與雒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鎮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蒞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

令狐整爲司憲中大夫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

州府... 選任

附文帝以固為豐州刺史固蒞職既久猶習梁法凡
所施為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
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畧整廣布威恩傾身撫綏數月
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為湖州
申徽為都官尚書時瓜州刺史成慶為成人張保所
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遂保啟請刺史以徽信洽西
土拜假節瓜州刺史
王羆為右將軍與別將裴衍破梁將曹義宗于荊州
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
羆為荊州刺史

郭彥為中部中大夫鎮豫州武定中純州刺史樊舍
卒其地既東接陳境俗兼蠻左初喪主境內騷然朝
議以彥威信著於東南便令鎮撫彥至吏民畏而愛
之
李遠為大丞相府司馬時河東初復民情未安太祖
謂遠曰河東國之要鎮非卿無以撫之乃授河東郡
守
楊雄為洵州刺史蠻帥文子榮竊據荊州之汶陽郡
又侵陷南郡之當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
潘招等討平之即以其地置平州以雄為刺史

冊府元龜

收守部

卷之六十一

權景宣爲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
王思政經畧應接旣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
以景宣爲豫州刺史鎮樂口

章世康爲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隋文帝爲相國
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
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
隋公孫景茂初仕後周爲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
皇初詔徵入朝訪以政術徵拜汝南郡太守
和洪初仕周爲儀同時龍州蠻聚衆爲亂刺史獨孤
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後爲折衝

中大夫高祖爲丞相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高祖以

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人和

樊叔畧開皇初爲汴州刺史鄴都俗薄號曰難化朝
廷以叔畧所在著稱遷相州刺史

柳儉開皇初爲廣漢太守有能名時高祖勵精思政
妙簡良能出爲牧宰以儉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
衛玄拜魏郡太守高祖謂玄曰魏郡各都衝要之所
民多姦宄是用煩公此郡去都道里非遠宜數往來
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

侯莫陳穎爲邢州刺史時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

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以鎮撫之於是徵頴入朝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到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溪洞生越多來歸附後爲嘗山太守時嶺南闕越多不附帝以頴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土所信伏復拜南海太守

令狐熙爲滄州刺史高祖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佞以熙爲汴州刺史

高勵爲上開府時隴右諸羗數爲寇亂朝廷以勵有威名拜洮州刺史

長孫平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

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在稱善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

郭絢大業中煬帝將有事於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
丘和爲天水郡守大業末以海南僻遠吏多侵漁百姓咸怨數爲亂逆於是選淳良太守撫之黃門侍郎裴矩言和歷居二郡皆以惠政著聞寬而不擾帝從之追和爲交趾太守

唐武士護武德末判六尚書事揚州有人告趙郡王孝恭有變追入京屬吏高祖令士護馳驛簡較揚州

陳政初為字文化及太嘗鄉亡歸長安授內史舍人
時漢川多盜賊高祖曰吾前欲授鄉梁州總管論者
以為大擾吾度梁漢之任非鄉不可政曰臣歸國日
淺未繇報効蜀漢既清無可展力今山東尚擾化及
未平願得執鞭行陣少答萬一高祖曰漢川作牧山
東振旅並為鄉任遂授以梁州兼令安撫
蕭瑀為中書令時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善者為之
時太宗臨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
高士廉為光祿大夫太宗以蜀王恪為益州大都督

幼未之藩以士廉有重望才足鎮靜方面拜左光祿
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楊恭仁貞觀五年遷雒州都督太宗謂曰雒陽要重
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恐非所任特以委公也
韋嗣立為鳳閣侍郎則天長安中納言李嶠夏官尚
書唐休景等奏曰臣等並以凡才謬膺大任不能使
兵革止息倉府殷盈戶口尚有逋逃官人未免濫濁
使陛下臨朝軫念屢以為言夙夜慙惶不知啟處伏
思當今要務莫若富國安人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
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每出除

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繇於此今望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務在憂國濟人庶當有所補益則天曰卿等處鸞臺鳳閣誰爲此行嗣立對曰臣以庸愚膠膺獎擢參掌機密非所克堪承乏外臺庶當盡節儻垂採錄臣願此行上令書名共探著者則去旣而嗣立探得之於是命嗣立及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簡較刺史其後以政績可稱者惟嘗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鎰二人後玄宗時謙光爲太子賓客元行冲

爲散騎嘗侍開元三年詔曰周命召奭相宅建邦漢命蕭何留臺作鎮眷言斯土任在其人太子賓客昭文館學士薛謙光右散騎嘗侍元行冲等國之耆儒朝之碩彥舉直錯枉清心不可容非殫見洽聞白首以之從學履歷時久精明日新必能慎固邦畿保釐都邑佇成居守之務宜叶往俞之委謙光宜充東都留守行冲爲副

王丘開元十二年以黃門侍郎爲懷州刺史崔沔以中書侍郎爲魏州刺史王易從以吏部侍郎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韓休以禮部侍郎爲虢州刺史張景

昇以大理少卿爲滑州刺史王昱以京兆少尹爲嘗
州刺史制曰昔臯繇與禹言乃曰在知人在安民此
皆念在邦本光于帝載乾乾夕惕無忘厥旨而長吏
不稱蒼生靡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
故自朝廷之始王丘等行爲時宗才稱人秀寔有懿
德著于衣冠加之善政布在臺閣咸以脩身之府載
深經國之圖朕所明知躬自推擇是有煩卿之寄用
彰恤下之心俾牧人宣條無媿於明哲而變風致理
可輯於遺黎爾其克沃朕心式欽往命因勅宰臣曰
朕欲妙擇牧宰以崇風化亦欲重其資望以勵衣冠

自今以後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
先求曾任縣令者

源光裕開元十三年以大理卿爲鄭州刺史楊承令
以尚書左承爲汾州刺史許景先以吏部侍郎爲虢
州刺史寇泚以兵部侍郎爲宋州刺史鄭溫琦以禮
部侍郎爲邠州刺史李昇以宗正卿爲邢州刺史袁
仁敬以大理少卿爲杭州刺史崔志廉以鴻臚少卿
爲襄州刺史蔣挺以國子司業爲湖州刺史裴觀以
左威衛將軍爲滄州刺史崔誠以左司禦率府副率
爲遂州刺史初帝謂宰臣曰刺史之任必在得人卿

郎於諸司中選有寔望長官奏來朕自選擇乃有茲

授 蘇震為太嘗卿是歲東都耆老表乞行幸帝重違其

心乃選耆舊勳賢為之牧守遂以震為河南尹兼御

史中丞仍充東都畿內觀察使

李峴天寶末為京兆尹著聲績楊國忠惡其不附已

出為長沙太守肅宗至德初朝廷務收才傑以清寇

難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

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

李泌天寶末為澧州刺史詔曰今荆南都會粵在澧

陽俾人歸厚惟賢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風俗政可

以全活憚嫠爰命頒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之守勉

思渤海之功其見重如此

嗣曹王臯為處州別駕行州事人便之徵至京師父

之未得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州刺史

李暉為戶部尚書肅宗以兵興之故軫慮遠人乃拜

暉都統江淮節度觀察使

敬括為大理卿志尚簡淡代宗大曆初叛臣周智光

復反詔選循良為近輔以括為同州刺史

李紆建中末為禮部侍郎德宗居奉天擇領三輔乃

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張建封貞元初為壽州刺史會高承宗父子獨孤萃

相次為徐州刺史人浸貧困不能自存又以咽喉要

地據江淮運路朝廷思擇重臣以鎮者久之至是以

建封為徐州刺史

吳湊為右金吾大將軍貞元十四年京兆尹韓臯貶

撫州員外司馬特召湊對於延英面授京兆尹令便

視事尚未有制

裴佶遷諫議大夫會黔中觀察使韋士文慘酷馭下

為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首渠自化

李栖筠為浙西觀察使先是土豪方清乘歲凶歎誘

聚餓隸於黔歛問其眾數萬以殘害生人據守山險

州郡不能制副元帥李光弼奉朝命徵諸侯兵以討

之賊平獨有平盧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許果恃兵

精功多逼留於上元不發有窺覷要害之意朝廷以

瘡痍之後重興干戈乃以栖筠為浙西以鎮之

趙昌貞元七年為處州刺史屬安南都護為夷獠所

逐遂拜安南都護夷人率化十餘年因屋壞傷脛懇

疏乞還以簡較兵部郎中裴泰代焉拜國子祭酒及

泰為首領逐出德宗召昌問狀昌時年七十二而精

健如少年者德宗奇之復命為都護南人相賀

李鄴初為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

多剽竊復選為京兆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

孔戣為國子祭酒初廣州崔詠卒宰臣奏擬皆不可

帝因謂裴度嘗有諫進海蚶淡菜者詞甚忠正卿可

求此人度出以訪人或有言戣諫者度即日以聞乃

命為廣州刺史

辛秘為河南尹是時以再討王承宗以潞州壓賊境

凋費尤甚朝議以兵革之後思能完復者乃命秘為

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盧士玫為京兆少尹穆宗長慶初奉憲宗園寢刑簡

事集時論推其有才擢拜大尹

陳楚為義武軍節度長慶二年七月為東都留守若

守之任故事或用舊德或用故相未嘗以武將而當

保釐之重蓋浚郊有事地逼封圻遂用勳臣俾專守

禦且非舊制尋亦改焉

令狐楚鎮鄆州時北門大旱文宗意憂軫以楚理鄆

有績擢為北都留守兼太原尹楚久在并州練其風

俗因人利之故封內晏然

丁公著為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文宗以浙西災

册府元龜 選任

疫詢末良帥命公著簡較戶部尚書為浙西觀察使
田牟開成中為隴州刺史會鹽州刺史王宰好以法
臨黨項羗人不安以牟寬厚故命易之

後唐劉遂清字得一初仕梁為保鑾軍使歷內諸司
使明宗即位加簡較尚書右僕射委以西都監守踰
歲以中山王都有不臣之跡除遂清為易州刺史俾
遏其寇衝既至郡大有禦侮之畧境內賴焉王都平
加簡較司空遷棣州刺史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褒寵第一

夫懋功賞善有國之令典也蓋夫長人之寄共治為
重實勸能之所先非庶尹之可擬中葉而下循吏繼
踵乃有勤脩厥職克揚善政彈擊豪橫完補凋瘵捍
患屏寇務稽敦本式遏夷貊詳明獄犴清白以自守

傾竭而奉上苛慝不作繕治以時遺愛在民藹然垂
裕而君人者莫不優異其爵秩便蕃其賜予或明詔
申獎或延見勞問乃至崇進禮命嚴設圖像周旋宴
喜臨視歎息抑情從事起家延賞恩流闔境昭示溥
率逮乎既沒尚增追悼贈之禮名數有加躬臨以
發哀節惠以著美方牘所載咸可徵焉

漢王訢守右扶風武帝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
館馳道脩治供張辨帝嘉之駟車拜訢為真視事十
餘年

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

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

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謂勤勉招懷百姓也治有異等之

効異於常等其賜成爵閔內侯秩中二千石

黃霸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

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州太守秩比二千石居

官霸在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雀數

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

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

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

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

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閔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杜延年為北地太守治郡不進宣帝以璽書讓延年
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居歲餘帝使
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
有名

王尊任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請以身填金堤水稍
却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
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
金堤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屐

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
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蕭育為右扶風太守會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
郡太守哀帝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

殿中受策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

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
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
斤

雋不疑為青州刺史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
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

為京兆尹賜錢百萬

陳立為牂牁太守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益

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君賜爵左庶長

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

斤

後漢任延為會稽郡尉建武初延上書願乞骸骨歸

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

子留雜陽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光武引見并召皇太子

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

鄧晨為汝南太守光武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

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萬復遣歸郡

衛颯為桂陽太守視事十年郡內清理建武二十五

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

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

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

杜詩為南陽太守視事七年政化大行會病卒司隸

較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

喪郡邸賻絹千疋

宣秉字巨公為司隸較尉秉性節約嘗服布被蔬食

瓦器光武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云
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帳幃什物

羊續爲南陽太守徵爲太嘗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
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
府丞焦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守以
府賻錢賜續家

樊曄爲天水太守卒官永平中明帝追思曄在天水
時政能以爲後人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

祭彤爲遼東太守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
無兼副明帝旣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

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

郭賀字喬卿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
官有殊政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
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
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遷河南尹
在官三年卒詔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秦彭爲潁川太守章帝巡行再幸潁川輒賞賜錢穀
恩寵甚異

朱均爲河內太守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爲太子
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章帝使中黃門慰問因留

養疾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驂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條扶持均出賜錢三十萬張酺以尚書授皇太子及章帝卽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十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郡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

所以報効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今賜裝錢三十萬其亟之官

陳球爲零陵太守會州兵朱盖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球率衆城守遂斬朱盖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

李進爲武陵太守澧中蠻舉種反叛進討破之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

鄭純爲永昌郡西部都尉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上唘頌德美功天下喜之卽以爲永昌太

守

陸康爲廬江太守獻帝卽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遺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
魏呂虔漢末領泰山太守時濟南黃巾徐和尊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擒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

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

杜畿爲河東太守平虜將軍劉勲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勲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旣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太祖西征至蒲陂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又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言

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
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文帝
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徵爲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
侯邑百戶

賈逵爲議郎叅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
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
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逵後爲豫州
刺史兵曹從事受前刺史賈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
其二千石以下阿從不如法者皆舉免之帝曰逵真
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

習以別部司馬爲并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王稽顙
部曲服事俱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
農桑令行禁止貢逵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
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爲并州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
百戶

蘇則試守金城太守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旣曰試
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
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嘉之則之功效爲可加爵
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旣
答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屠剥死喪流亡或竄戎

刑厠元龜 褒寵 卷之六十七
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凋殘外鳩離
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羗昔與遂同惡遂斃之
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
以威恩爲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
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
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
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帝以其功加則護
羗較尉賜爵開內侯

王思領豫州刺史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畧
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開省嘉與思事行

和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開
內侯以報其勤

游楚爲隴西太守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楚堅守亮
退以功封列侯明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
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
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
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
駙馬都尉

鄭渾爲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
爲籬并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

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

晉魯芝初仕魏爲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元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

羅憲初仕蜀爲巴東太守劉禪歸順加陵江將軍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

向雄泰始中爲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

王宏爲汲郡太守泰始五年十月詔以司隸較尉石鑿所上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

傅詢爲平州刺史咸寧二年與前廣平太守孟桓以清白有聞詢賜帛二百疋桓百疋

劉霄爲京兆太守梁柳爲陽平太守大康十年以有政績各賜穀千斛

鄭默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倉賑給乃舍
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

諸葛恢爲會稽內史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
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
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
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
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勲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
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蒞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
首宜進其位班以勸風教令增恢秩中二千石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清操逾厲元興初詔曰夫家行
薦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
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
九族菲已潔素儉愈魚殮處可欲之地而長能不改
其操饗惟錯之需而家人不易其服華奢務嗇南域
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
宋毛脩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四州事戍維陽
脩治城壘高祖旣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
直二十萬

徐豁爲始興太守元嘉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

郡縣各言損益豁因表陳三事文帝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君在官政事脩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極郵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賞以旌清績可賜絹三百疋穀千斛後以爲廣州刺史未拜卒帝又下詔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疋以營葬事

王歆之爲晉史序王珣貨殖均于弘貴顯歆之懼爲所陷出爲吳興太守王弘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歆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歆之在郡

嘗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沈懷文父宣爲新安太守及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余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

陸徽爲益州刺史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詔曰徽勵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已無倦褒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爲傷恨可贈輔國將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

劉秀爲雍州刺史卒孝武以其蒞官清潔家無餘財

賜錢三十萬布三百疋

南齊張岱吳郡人建元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勅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廻換但摠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

劉懷慰爲齊郡太守不受請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勅褒賞進督秦沛二部妻子在郡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潤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傅琰再爲山陰令縣內稱爲神明武帝永明三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軍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

蕭子顯爲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隹器分竹未久奄至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安

丘仲孚爲豫章內史頃之卒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効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

何遠爲武康令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遷新興

內史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蒞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卽還仍爲仁威長史

陳劉師知祖奚之仕齊爲淮南太守有能政武帝手詔頒褒賞之

袁樞爲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賜絹布五十疋錢十萬令葬訖停宅視郡事葬服闋復本職

蕭濟爲揚州長史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於

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

中

後魏司馬準晉汝南王亮之後也明元時歸魏爲廣寧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太武嘉之賜布六百疋陸叡爲相州刺史徵爲散騎嘗侍民乞留叡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叡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奴婢十口

源賀爲冀州刺史賀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時考殿最賀治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

鹿生爲濟南太守有治稱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

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
薛拔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延興三年拔與南兖州
刺史游明根南平陽太守許含等以治民著稱徵詣
京師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

任城王雲爲徐州刺史性善撫綏得徐方人心以蓋
太妃憂去官爲百姓所追戀餘錢貨一無所受獻文
聞而嘉之復拜侍中中都大官賜帛千疋羊千口出
爲冀州刺史乃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
絹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遷使持節都督
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良安鎮都大將軍雍州刺

史雲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豪強盜息止州民頌之
若千有餘人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疋

武昌王鑒爲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
書遵孝文之旨不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
孝文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
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褒美班之天下
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
韋珍孝文時爲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
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驎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
石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曰天子以我能撫綏卿

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裴仲規爲咸陽王禧司州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
代還雒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孝文詔仲
規曰朕開置神畿畿郡望重卿旣首應司隸美舉復
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
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
奠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裴卿
必副此言

韋崇爲南潁川大守郡中大治孝文聞而嘉賞賜帛
二百疋

呂羅漢爲秦益二州刺史孝文詔羅漢曰赤水羗民
遠居邊土非卿善政何以招輯卿所得口馬表求奉
貢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付都牧口以賜卿一具
楊椿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孝文自雒向豫幸其
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疋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孝文自鍾離趣鄴至礮礪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
千五百疋
楊懿爲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加寧
遠將軍賜帛三百疋
李祥爲淮陽太守勸課農桑百姓安業宣武嘉之賜

以衣馬

李平爲司徒左長史行相州事宜武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加征虜將軍

路邕陽平清淵人宣武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勸可賜飛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戍使知聞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

于維拔爲營州刺史以治有能名進號安東將軍

公孫邃爲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跡可紀下詔褒述

加鎮東將軍領東夷較尉

崔振字延根爲高陽內史兼領尚書左丞後改定職

令振本資准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昇除

太子庶子

李恩穆爲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有政績徵拜光祿

大夫孝明初除平北將軍中山太守未拜遷安北將

軍營州刺史卒於位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

李韶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甚收名譽政績之美聲

冠當時孝明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大將軍賜
劍珮貂蟬各一具驕驢馬一匹并衣服寢具後爲定
州刺史正光末卒於官賻帛七百疋贈侍中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曰文恭
崔光伯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蒲依例奏代孝明
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
榮侍養兄弟忠孝宜用甄錄可更申一年以勵風化
崔亮爲雍州刺史亮性公清敏于斷決所在竝號稱
職三輔服其德政孝明嘉之詔賜衣馬被褥
楊藻爲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疋

裴他爲荊州刺史有異政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
軍

羊敦爲廣平太守雅性清儉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
千斛絹一百疋

北齊李密爲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
威信聞於境神武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李會爲高陽內史神武東巡郡國瀛州城西駐馬久
立使使慰之曰孤在晉陽知山東守唯卿一人用意
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至不已

李稚廉爲濟州長史神武行經冀州令總河北六州

文籍商較戶口增損神武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
文簿指引取備事緒非一雅廉每應立成常先期會
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准的神武顧謂司馬子如曰
觀雅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萬人令郎中杜
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長史守令等諸人竝謝罪雅
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其日賜以牛酒高祖還
并以其事告文襄喜而語人口吾足知人矣

唐邕出爲趙州刺史武成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
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
至秋間當即追卿

許惇爲陽平太守治爲天下第一特加賞異圖形於
闕詔頒天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三

十九

册元
卷一

卷一
七十一

